

2016

體驗學習

反思服務創作徵文比賽

銀牌

暖陽

爺爺則是會讓我想要按下暫停鍵甚或是一再地倒帶、慢轉並細細回味…… ◎許芳瑜

和煦陽光絲絲灑落的大台南市，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們的快速步調、緊繃神經與繁忙淹沒，但在這水泥叢林裡卻矗立了與眾不同的一隅——榮民之家。榮民之家的居民是一群在民初政府遷台時被徵召的榮譽民兵，但他們的任務已卸、重擔已下，在政府的補助下，在這裡過著安逸、悠閒的生活。因為服務學習的緣故，讓我有了一探與認識榮民之家的機會，也因此，在這裡認識了我所服務與敬愛的榮家爺爺。

我的爺爺是從湖南來台，雖然他不太愛開口說話，但是我覺得他笑起來真的很可愛。第一次的談天，爺爺跟我提及他曾經回去過湖南，但是他的故鄉早已人事全非，他的親人也已都不在人世。他在來台前已經有妻子，卻沒有小孩，而剛好我的兩位爺爺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不曉得這樣恰不恰當，當時我就有一股想把孫爺爺當成我親生爺爺一樣看待的想法，而且在那一次的接觸過程中，爺爺還叫我坐到搖椅上說要幫我推幫我搖，真的好像重溫兒時！

服務學習之初，跟爺爺還沒有很熟識，但是在前幾次的服務當中我內心深深覺得孫爺爺在小時候一定是一位很獨立、堅強的人，因為我曾經問爺爺剛從大陸來台灣有什麼不適應時，他說跟軍隊一起過著團體生活，也沒什麼不適應，可是他在來台時，明明就僅是十幾歲的小孩；他也有提及他現在頭部右前方的部位一直都有輕微頭痛的現象，也有糖尿病的症狀，所以在我得知他的親人早已都離他遠去時，我就很擔心他、關心他，但是他卻反而安慰我，並用一種清淡的語氣跟我說了一句話讓我感到很難過『榮家的人都是要自己照



顧好自己的』，我知道本來長大了就是該如此，但是我就是會覺得這句話透露著爺爺內心的孤單。

漸漸的，爺爺也慢慢敞開心房，同我分享好多事，我覺得很開心，但是卻是一陣陣鼻酸湧上。爺爺說他跟他的妻子是指腹為婚的，所以一開始並不相識，彼此感情的建立還不久，兩人之間也還沒有愛的結晶，在十幾歲時便被徵招入兵，真正是幾歲他也忘了，可見是那麼得突然、那麼得令人不想去記憶與回想，而我覺得還好還有這位妻子能讓爺爺在戰場上有個心靈的寄託，致使爺爺有一份動力支撐所有的不悅與疲憊……爺爺曾提及他回到家鄉，親人已都不在人世，但是，原來早在他離開湖南的時候，最親的家人都已離他遠去……在我跟爺爺聊到我是雙胞胎，還將照片分享之際，我就問起爺爺的兄弟姊妹，他說他四個都有，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覺得爺爺好幸福唷！因為我是老么，一直都想要有弟弟、妹妹，但是事實卻不是表面上所呈現的。七歲時，父親便因生病離開人間；十五歲時，母親也跟著父親的腳步去天上陪伴父親；而哥哥因為生病，終究抵不過死神的無情，吐血生亡；姊姊也因為小產陪著懷中懷胎十月的嬰孩一同去天上尋找爺爺奶奶；弟弟、妹妹更是因為迫於當時家境不好的無奈也相繼去世，身旁的至親好像跟他玩躲貓貓般，一個個從眼前消失，而這一躲也躲了爺爺一輩子。

在這一刻也終於讓我了解為什麼爺爺會是一位看起來那麼堅強的人，而他也確實很獨立，是迫於環境的無奈逼得爺爺得要迅速長大，爺爺的心可能早已被許多銅牆鐵壁圍住，只因為不想再輕易受到一絲絲的傷害。不知道老天到底是殘忍還是仁慈，還是其實祂早已預知爺爺會被徵招入兵，讓他能在得知要當兵遠離家鄉那刻可以比其他人更輕鬆的放手，可以比其他人更堅強的接受軍中一切困苦的生活。

在爺爺跟我分享了許多內心深處的東西後，我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再只是服務者與被服務者，而是朋友甚或是心靈上的夥伴，於是我跟爺爺吐露了一些苦水，課業上遇



到的些許挫折，並訴說害怕未來實習的感覺，爺爺跟我說人生求學就像階梯是必須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成長學習的，是必經的過程，不用害怕，做就對了！雖然這是一句老生常談，但是在當時聽到這句話帶給我的不是厭煩，而是滿滿的鼓勵與感動。爺爺也跟我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他說他是陸戰部隊的步兵，小時候離開湖南就直接到了金門，一待便是七、八年的青春歲月。抗戰結束後，他選擇繼續留在軍中服務，這個決定也延續了三十幾年，他將一生奉獻給軍旅生活，他說，做了選擇就不後悔，在軍中雖然苦，但是也有它的樂趣！讓我當下也跟自己說：『自己做了選擇就不要後悔，當初一定是因為喜歡而選擇，現在不能因為害怕而退縮！』。我不曉得是否在榮家服學的大家都是如此，還是因為心情低落時反而特別有感觸，我真的覺得，在爺爺身上我得到了一些東西，那是遠離家鄉沒有親人在身旁卻多出的一種無法言喻的幸福！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曉緣份是如何被上天安排，也永遠都不會得知現在的相遇相惜在未來是否變異，但是我深信，與爺爺之間的羈絆不會隨著課程結束而消失殆盡。如果說人的一生真像電影般，那麼當我快轉時，想像自己定格站立在十字路口，無數曾經擦肩交集的人在眼前模糊飛掠，有些人不會讓你想要按下暫停鍵，因為他們只是過客，而爺爺則是會讓我想要按下暫停鍵甚或是一再地倒帶、慢轉並細細回味，因為他是我敬愛的長者，是我在學涯的一股力量、在異鄉的一抹暖陽。